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五至  
七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李臺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王瓚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雜啟上

答趙王啓一首

上門下裴相公啓一首

上白相公啓一首

上宰相啓一首

上號州崔相公啓一首

上崔相公罷相啓一首

上前鄭滑周尚書啓一首

上前易定盧尚書啓一首

上中書李舍人啓一首

為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一首

上兵部相公啓一首

上時相啓一首

上河東公啓三首

端午日上所知劍并衣服啟二首闕

答趙王啟

庚信

某啓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  
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鋒旗朝上刁斗夜鳴彌雄壯士  
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塞外有  
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即時春色將軍  
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沉枕細舞長歌橫簫直  
笛當乎一作十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

逢天造搜揚仄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刊鼎獻歲刑書  
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拘人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  
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鼻端惟知繁擁乖展一月遂  
涉兩年頽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沾衣仰願  
珍宜以為身寶謹啓

上門下裴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嚮

集作  
曩

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

臣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

之光拂

集作掃

其長彗授鉞於西顛之半策勲於北陸之

初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於樂章山河啓封  
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叶符極夔龍  
之事業時屬四始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古先  
俊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夫  
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材統之崇  
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心運之然持  
盈之術古所難也實在陰施拯集作及物厚其德基以左

右功庸而百祿是荷人所欣戴久而愈集作適宜昔袁

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慶而子孫丕承以

今日將明之材行前脩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及九垓

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墮集作墜危厄常受厚恩誼盟

於心要之自効常懼廢死荒服永孤願言敢因賀牋一

寄丹懇顧非竒理不足以縈於冲襟然利於行者固在

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愚言

與賢者叅之謹啓



上白相公啓

杜牧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脩整紀  
綱練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  
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冊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  
明天下望之為準繩朝廷倚之為依據畢公克勤小物  
周公煥發大猷丙吉陋按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  
代衛將軍有常揖之容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  
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

物姚梁公先有司脩舊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  
盡其材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  
粉布墨畫小大銖黍九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  
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  
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  
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顯顯萬方實懸斯望某遠守僻  
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之至

謹啓

上宰相啓

薛逢

伏以玉燭開年金儀應歷軒律風煖羲輪馭遲草木以  
之萌芽禽魚以之翔沫伏以相公化弘動植道洽雍熙  
吹噓必自於幽深暄潤不遺於枯槁如其兀如枯木性  
若寒灰沐和風而莫振柯條應陽管而纔知動息伏惟  
相公模於心匠待以天成鼓鑄賢愚區分貴賤動用陰  
陽之炭開張天地之鑪量其小者則為盎為盂舉其重  
者則成鍾成鼎苟圓方式序幽陋不遺及茲發生俾遂

春氣生死甚幸

上虢州崔相公啓

相公河嶽鍾靈芝蘭蘊德頃因直道常中佞人阻絕九重播遷萬里無非中正發言而天地鑒知不負神明冒險而靈祇扶助所以恬和自得寢膳長安雖經夷貊之長途不燂江山之沴氣皇天眷祐於焉有徵伏惟相公道濟中興仁歸厚德即當重開鑑冶再設權衡俾器用各適圓方錙銖不失輕重天下幸甚逢此時或因陶鑄

得叙宗彛佇從長養之時復覩昇平之代自相公歸官  
號略尋欲附狀起居伏以革吏卑微不敢輕肆塵黷昨  
者從孫薛誠過此令候方便咨達姓名瑣瑣形骸或希  
記憶謹啓

上崔相公罷相啓

某聞川梁壅而舟楫施禾黍登而霖雨霽天地常數古  
今共然伏惟相公理達卷舒用明進退調陰陽以成歲  
受功於天執謙讓以歸仁弘道於已所謂進退惟正卷

舒適時其每念庸虛常蒙匠化當幽滯之求振拔則且  
願持權在卑懇之望廕庥復稍思稅駕從古難者於今  
見之雖范蠡登舟子房避世方之高躅何足比肩悽悽  
懇誠伏望深鑒

上前鄭滑周尚書啓

尚書筆綜文經機參武緯虛已應物推誠濟時澄明而  
識內融操剝而鋒不露在文宗時以詞藻參近密峭若  
孤峰在武宗時以韜略鎮藩維殷然巨防謂往無不利

用皆適時今者急詔徵還開襟待見必當付以舟楫委  
之陶甄空濟兆人鎔範庶物天下幸甚此時或希匠化  
獲備圓方資天地之太和沐唐虞之至化生死幸甚

上前易定盧尚書啓

尚書文從心匠武自天機西南貞右界之師東北振中  
山之旅莫不皆爭死節願答深仁乃者訓撫二州折衝  
四境飲成德盧龍之帥盡醉禮容啖天雄橫海之師被  
克文教故得人知俎豆俗廢干戈嚴城夜開外戶不閉

遂使常山蛇陣翻成干戚之文，易水劍歌遽變鹿鳴之  
奏。雖去病不師，吳起世祖，常合伏波方之變通，曾何比  
數。佇見翱翔溫樹，刷盪天池，代著中興，風還太古。此時  
或將歌詠，獲偶一作贊雍熙，心醉堯罇，神迷舜樂，百生幸  
甚。

上中書李舍人啓

某啓：某聞枝枯幹悴，助莖葉者烟蘿棟橈；梁歌能扶持  
者匠石，是以茂盛自豐於莖葉，孤危全賴於扶持。若不



為枝梧則立見傾弛某因緣恩顧輒吐肺肝伏惟念以  
風波必垂拯濟生死幸甚某家望陵遲眇然孤藐飄流  
勤苦垂三十年分分自登粒粒自啄取第不因於故舊  
蒙知皆自於雋賢每用飲水清心閉門守道南宮試藝  
三篇徒獻於九重東觀讐書七稔纔登於一邑同時流  
輩盡列班行獨此後時有慙先達得不沉吟俛首局促  
哀鳴某自守一官條爾兩考惟將勤儉用免悔尤刻意  
撫綏纔成條貫曹無宿案獄罕係囚孤弱者貸之以恩

豪强者繩之以法置公解草三千束粟三百石小有供  
湏了無率配洎徵三稅不鞭一胥公署無喧雀羅可設  
縣南峽口羣盜所居白晝劫人赤丸殺吏某自到縣百  
計方圓峽南關北各置一鋪仍選有身手健兩處共置  
十人給與園場兼之杵臼往來應援旦夕隄防自此已  
還盜賊弭息其餘恢張解宇搜抉姦欺澄清鎮軍檢轄  
僚吏乃至招携戶目復使人夫利物之由不可具數昨  
者秋收自京回縣舍人面喚詢諸所圖上戴恩知莫能

比喻其比者依投仁宇首尾三年苟非同聲未嘗接武  
輒將勤苦勉自進脩豈假再言素應詳熟尚想樽前即  
席月下談詩偏於才雋之場曲借吹噓之便其奈驚湍  
暗激利嘴潛傷清要班資寂寥擬議自料於家必孝於  
國必忠於事必勤於身必正刑於兄弟至於家邦亦何  
必貴擬齊桓富侷盜跖復念誓志不識古人盟府策勲  
用為已事至於亭嶂山川之險易儲蓄一作軍儲經費之有  
無戈鋌利便之短長戎狄土風之好尚莫不心摩意揣

慮計神籌言從智符事與機會陳思王之自試不獨古  
人班定遠之東書馬知來者既蒙憂軫得以諮謀伏惟  
念以迷方指其捷路生死幸甚今所期者國庠博士赤  
縣子男儻蒙歷試諸艱便作秦隴刺史不妨緣階取貴  
因効建功事列躔彞名光史冊生死幸甚所謂射已之  
鵠無信旁人苟能自審行藏不致甚費恩力伏望憫其  
孤立曲賜重言俾枯莖再生於青楊朽骨重肥於白日  
誓當觸槐全盾結草抗回生為廝養之臣死作掃除之

鬼生死幸甚如或責其狂妄校以尊卑躁僭之辜生死  
惟命伏惟俯垂仁恕幸甚不備謹啓

為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資篋之恩薦別張巢永結雕  
梁之戀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騰身  
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黃闈則金釭二等人  
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勇於永益輒干皂隸  
自露菲封寶肆迴腸只期和氏醫門投足永念倉公果

蒙愍彼頽愚溢為題品勾萌始達依周圍以揚翹滴瀝

纔分託靈光而振響選輕

集作輕軒

短羽驟化窮鱗每欲陶

冶肺肝耕耘筆硯粗調宮徵以謝陽秋而義有多塗情

非一概辭煩轉野意密彌賒雖途迨如韓遂之書反覆

類

集作若

葛洪之紙終無髣髴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

良宴頻趨絳帳累坐青氈況聞懇拒台階請從藩屏舉

却超之幕畫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刑於善謔何言

違阻復賀光陰潼水千波巴山萬嶂接漏天之露雨隔

嶠冢之烟霜皓月圓時樹有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巖無

不斷之猿剪嚮義之初心

集作孤

軫懷仁之勁氣竊惟秦

鏡當察衛桃一昨伏承擁節浚郊建牙隨岸將求捧幣

申好裂裳就塗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

旋登殷夢俄奉周畋徵詔已行拜塵無及徘徊失措鬱

悒誰聊必也華榻長懸簡書無廢即割任安之席堪哂

無圖負田叔之鈴可嗟非據伏惟慎安寢膳勉護興居

早秉信圭速調大鼎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叔思貯於

神倉一勺願投於靈海道之云遠更開殷浩之函書不  
盡言重灑楊朱之淚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監  
照謹啓

上兵部相公啓

商隱啓伏奉指命令書元和中太清宮寄張相公舊詩  
上石者昨一日書訖伏以賦曠代之清詞宜當時之重  
德昔以道均契稷始染江毫今因慶襲韋平仍鐫宋石  
依於檜井陷彼椒牆扶持固在於神明悠久必同於天



地況惟陋質

集作菲陋

早預生徒仰夫子之文章曾無具體

辱郎君之謙下尚遣濡翰空塵寡和之音素乏入神之妙恩長感集格鈍慙深但恐涕洟終班琬琰下情無任戰汗之至

上時相啓

商隱啓暮春之初甘澤仍降既聞沾足又欲開晴實關燮和克致豐阜繁陰初合則傳說為霖媚景將開則趙衰呈日獲依恩養定見昇平絕路左之喘牛用驚丙吉

無廐中之惡馬以役任安偃仰興居惟有歌詠瞻仰集作  
望闡闡不勝肺肝謹啓

上河東公啓三首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觀手筆兼評事傳指意  
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  
桐半死才有迷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肩不暇  
提携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  
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

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  
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  
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哀薄微得端倪至  
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  
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  
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  
雲間墜集作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  
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

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憂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  
用惶灼謹啓

二

商隱啓某聞周朝貝葉列妙引於王褒梁日枳園灑芳  
詞於沈約必資乎鴻筆麗藻刻乎真金翠珉然後可以  
充足人天發揮龍象苟其曖昧即匪莊嚴爰託亨塗夙  
聞妙喻雖從幕府常在道場猶恨出俗情微破邪工少  
二百日斷酒有謝蕭綱十一年長齋多慙王真仰戀東

閣未歸西林近者財俸有餘津梁是念適依勝絕微復  
經營伏以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最尊最勝始自童  
幼常所護持或公幹漳濱有時疾疹或謝安海上此日  
風波恍惚之間感驗非少今年於此州長平山慧義精  
舍經藏院持初石壁五間金字勒上件經七卷既成勝  
果思託其音伏惟尚書有夫子之文章備如來之行願  
不逢惠遠已飛廬岳之書未見簡栖便制頭陀之頌是  
敢右繞三匝仰希一言庶使鵝殿增輝龍宮發色流傳

沙界震動風輪報恩於蓮日果脣奪美於江毫蔡絹伏  
希道念得降神鋒瞻望旌幢携持礎斧曝身布髮以俟  
還辭無任懇迫之至謹啓

三

商隱啓伏奉榮示伏蒙仁恩撰金字法華經記一首正  
冠薦笏跪捧伏讀聽儀鳳之簫管祇恐曲終對仙客之  
棊枰仍憂路盡欣榮羨慕造次失常昨者爰託翠珉將  
翻具夾方資護念粗翼標題換骨惟望於一九刻身止

求於半偈豈謂尚書載持夢筆仰拂文星入不二法門  
住第一義諦儒童菩薩始作仲尼金粟如來方為摩詰  
鋪舒於無上藻輝於至真而又以七喻之微較五常之  
典昭然合契永矣同塗既令弟子言詩又與聲聞受

集作

授記一佛出世萬人所望不知孱微何以負荷便當刻  
之烏篆置彼龍宮此則吹之以宋玉之風照之以謝莊  
之月彼則傳之於赤髭疏主示之於白足禪師然後負  
笈趨門前芻入廐以鈴奴為勸

集作  
歡

友與車御為良朋

冀必從公以謝嘉命過此而往不知所圖下情無任距  
躍感激歡喜信受之至謹啟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雜啟下

上蕭舍人啟一首

為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啟一首

上崔大夫啟一首

未召試先與奉常啟一首

未召試先與孫相公啟一首

上承旨崔侍郎啟一首

先與承郎啟一首

答魏博羅太尉啟一首

至襄州寄江陵啟一首

謝刑部蕭郎中啟一首

謝屯田金郎中啟一首

辭宣武鄭尚書啟一首

謝湖南于常侍啟一首

謝江都鄭長官啟一首

謝徐學士啟一首

代新及第人謝鹽鐵使啟一首

上蕭舍人啟

溫庭筠

某啟某聞周公當國東伐淮夷陸抗持權北臨江漢或  
陳師鞠旅或築室反耕然後王府圖功台庭陟恪猶垂  
壯烈尚播雄圖屬者邊塞失和羗豪倣擾烟塵驟起烽  
燧相連犬牙秦雍之疆蠆尾河汾之地雖登壇授鉞屢

選中權而禁暴安人殊無上策相公手捐相印腰佩兵符威不褻旗信惟盈在莫不周勤體物嘔喻垂仁足食足兵俄成於富庶惟風及雨立致於生成今者再振萬機重宣五教方從易簡及表優崇凡列陶鎔咸增抃賀從此躋彞著德鍾鼎流芳四海遐瞻共卜歸還之兆一陽初建便當霖雨之期某忝預恩知實踰倫等

為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啟

某聞樂氏垂恩延於十世屈生惟謹不過三年雖行一

切之科宜聽九刑之訴某謬因門廕獲忝朝私雖位以  
恩遷而官由政舉累經重事皆立微勞頃年初忝邕南  
頗常釐弊事皆條奏不敢曠官冰蘖自居膏腴不染南  
蠻俶擾邊徼先聞始事詳觀飛章備述黃伯選根基深  
固溪洞酋豪準詔懷來署之軍職李蒙妄因非罪忽使  
誅鋤某離任之初濫稱遺愛伍營校隊千里農商叫譟  
盈途牽留截鐙爰從初任以至罷還不戮一夫聞於衆  
聽其後既經焚蕩又遣統臨糠粒不充管蓬自覆曾無

祿賜惟抱憂危至無尺絹貫緡以為歸費及蒙罪狀煥  
在絲綸以為徒忝官常曾無制置且經營甫爾物力未  
周拜䟽將行替人俄至仰恩波而不浹駐官局以何由  
懦怯請兵才非將帥今者九州徵發萬里喧騰憑賊請  
鋒已至城下則以三千土著衆寡如何兩任經年曾無  
掩襲雖有烟塵之候不踰朝貢之州無勞北軍已自抽  
退伏念至德建中之際長蛇犬豕之間願報國恩盡靡

一作  
康

家族松楸未拱帶礪猶存顧慙無用之軀旋漏不

私之貸僑居乞食蓬轉萍飄生作窮人死為羞

一作鬼醜

伏惟相公業開伊呂朗鏡臨人運值堯湯平衡宰物伏乞錄其勲舊假以生成免令家廟豐碑尚垂蟲篆私庭陋巷長設雀羅戀闕傷魂臨途結款無任懇迫

上崔大夫啟

伏承已踐埋輪光膺弄印夙承知遇欣賀伏深大夫二十三兄鏡社光輝珠庭宅慶居方可裕秉直無徒誠宜便捨蛙符來調鼎萬而乃芝田挺秀不許於三農蕙畝

流芳寧同於百卉伏想稽山靈爽鏡水澄明仰止尊高  
居然勝絕隱貧居而坐聞絲管謂仙家而行有旌旗竊  
料已飾廉車行離郡界高風在律爽氣盈軒未窮臯壤  
之秋已領江山之秀瞻望恩顧攀結倍深

未召試先與奉常啟

張玄宴

某啟某人惟冗末地匪清華異前脩稽古之勤乏往彥  
求己之志偶塵科級旋履宦途甘蒙碌碌之嗤實愧堂  
堂之稱惟思勇退祇欲自強孰謂僕射念及孤沉獎茲



顛僻遇孔梨之津潤別借齒牙因姜被之包容俯明肝  
膈昨日晚而承尊旨曲奉溫言直欲拔自沉泥置之霄  
漢恩既生於望外喜載溢於情衷况憫恤垂仁念惜兼  
至假毛羽而使之騫翥迴鞭策而俾學騰驤盡自生成  
益隆丘嶽但慮藝無所取材不足稱仰累挺鎔或孤擡  
舉誓節永依於門館醇曠冀盡於死生苟違斯言是欺  
皎日

未召試先與孫相公啟

某啟某昨日早趨崇屏面奉弘慈承許與之恩言荷提  
拔之隆旨循涯自失沒齒知歸某孤拙無媒迂踈寡合  
且乏幹時之具仍慙悅世之機一忝班行八移年歷未  
絕遭逢之望分無竊翦之期伏以某官光輔不圖啟迪  
昌運當此艱危之際克展經綸之才孰謂庸虛亟塵褒  
採况丹青侍從清籟遨遊畀資枚馬之流以闡堯湯之  
化顧茲孱薄詎稱論思倍懷感激之心冀竭効酬之節  
但以鉛刀鈍質不可廁於龍泉瓦缶凡姿固難齊於神

鼎雖感恩而載切實顧已以難勝

上承旨崔侍郎啟

某啟某才非敏達器異閎深乏百函飛翰之能虧九紙  
課詩之業植操虛陵於霜雪干時未脫於塵埃自泰班  
行尋踰涯分豈謂承旨侍郎念茲單拙憫及埋沈宥迴  
吹借之隆私顯示挈維之重德今日早面承尊旨曲奉  
恩言必欲拔自泥沙置之霄漢擇千里驂騑之足未棄  
駑駘合九成韶濩之音不遺恣瀟感深泣下喜過悲來

但虞不稱雕鏤實慮有孤提拔循涯揣分感德慙恩之  
至

先與承郎啟

某啟某伏思借其毛羽則鍬翻者能飛鼓以笙簧則無  
心者知感輒陳引喻仰謝吹噓某渫上庸音播間賤品  
植操但期於霜雪趨時未脫於塵埃徒激攀棲難希褒  
勵近者伏見宮相楊侍郎右司趙員外奉揚尊旨竊話  
昌言伏審侍郎學士俯錄鯁微獎稱孱薄指其迂拙謂

以貞脩假鉛紅於最陋之姿迴刮刷於離奇之木感深  
泣下喜過悲來

答魏博羅太尉啟

羅 袞

袞啟都衙侯司徒到京伏奉寵誨卑情無任欣躍兢戴  
之至伏以太尉二十二叔國步縈心藩條繫慮籌筭方  
殷於大者緘封宜略於小哉況袞再從宗盟至為卑末  
庶僚品秩仍是瑣微乃蒙掛在風襟形於賜問獎飾用  
光其曖昧慰安將勵其辛勤蓬島音書異術靡勞於方

士叢山翰墨真蹤遽覩於裁之捧且不勝喜難自定亦  
復載窺隆旨深省賤軀豈叔父私恩偏存睦族王侯公  
道廣及懷才蓋以大尉二十二叔學擅鴻儒詞擣麗藻  
臨戎按節全忘掌武之尊握牘含毫但記為文之客得  
不終身永佩拭目頻觀秘之若三皇內文寶之如歷代  
傳靈言慙善對謝宗哲以何因義貴能酬銘已知而莫  
極榮荷惶灼不任下情

至襄州寄江陵啟

袞啟伏念昨將蓬蒿久寓棠陰德隆於雲夢之山惠浸  
於瞿塘之水已於荆聶備講恩讐豈向春陵徒陳主客  
伏以令公雄才不世茂績無倫威揚戎閫之先仁洽士  
林之表頃以竿麾暴國漂流幸許其棲簷今則羽衛還  
宮資遣又令其赴闕斯可謂事闕舒憐恩極始終其往  
也異彈鋏以求車其去也免吹篴而乞食遂使仲宣遭  
亂休假日以登樓明遠還都得侵星而赴路力非可報  
感豈勝言倏爾辭違漸成遐阻出荆門而迴首詎見麾

幢渡漢水以盟心惟懷金石以今月十九日發襄州邈  
迤北去攀涕結戀不任下情謹附狀啟陳伏惟俯賜鑒  
察

謝刑部蕭郎中啟

羅隱

某啟某伏以內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  
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處某  
利非楚鐵鈍甚燕錐沒落危張低推壯節藏豹之功夫  
不至屠龍之事業愈踈爰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劍迷



船畔膠在柱間靡旗而何嘗再奔繞樹而豈惟三匝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壘玄客求聞長憂蓋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於閣侍之徒而猶徃徃拒闕時時毀積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欲堰頽波不憚客嘲先從隗始寓剡藤而下授指巴句以旁徵榮異當年事殊近俗而況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履一作履詎肯動心哭羊陟之門何嘗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

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寧惟玄晏吟詩空增  
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逐灰寒謹啟

謝屯田金郎中啟

某啟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偃  
坎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琯之間雖澀膽隳肝竟將  
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  
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驅雲  
於道士梁間校籍於真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

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  
涕泗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  
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  
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擢之於枯荻之側致之於  
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緘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  
謹啟

辭宣武鄭尚書啟

某啟某聞鄭思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

辭朱却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  
其有栖羸樂厩養病醫門海鷺辭巢即摧萍影林鳥繞  
樹忽軫蓬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  
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揚雄口吃  
徒欲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干  
元禮既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  
荏苒春秋稻粱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那言此  
際遽愴離聲背重德於丘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

香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場落羽獸因鬪困羊以多  
亡前瞻既倦於吹蓬內顧徒悲於求劍昔也來慙賦雪  
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  
而悵望指斷鞭以夷猶尚書儻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  
山公啟裏別借篇題無令一葉先秋遂對滿堂垂泣捨  
此丹湏九轉桃指千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謹啟

謝湖南于常侍啟

某啟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迴望旌祭涕泗不任某

莊櫟羸踈度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以恓  
惶將鄰十上者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減許都  
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用容憑執爨以無由假  
鄰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  
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饑  
吳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繫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逾事  
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  
恓一作栖 旅蔡澤北遊之日餅甑不存陸生南迈之年索

裝皆滿聊將自銜粗可諱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魯  
辭盡戟而心猶侶醉上孤舟而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  
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祇因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  
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以茲自誓安可暫忘今  
則尚有迴期猶寬旅思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一作屏片  
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  
到東吳敢忘湘波一作江之色謹啟

謝江都鄭長官啟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譚以  
鷄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  
張掾投一作抽簪雖離齊卽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

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為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  
遠山纔供掇拾晴陽媚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祿寒山  
悲歎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某海曲迷聲壽  
陵忘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草  
滔天之日正平刺臧屢窘輿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



苑之舊遊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  
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慚邪言吾道陵持疑作猶  
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  
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  
價謹啟

謝徐學士啟

顧雲

某啟某聞隋珠暗投路人興念荆玉三獻明主懷疑非  
至珍之有類有瑕亦明鑿之難逢難遇況某樵歌俗韻

牛鐸凡聲雖委巷末途時聞中律而曲卑調下難感知

音洎儒術中微時文稍變原玉之風流漸遠淵雲之事

業攸歸亦常悵望危津潺湲阮路歛毫興感掩卷長嗟

今也河薦綠圖山張疑翠檢開張網罟漁獵英髦周渭

商一作殷巖皆辭釣築抱關負鼎盡掛簪裾必有人賢出

扶聖教歷詢時論實屬高才伏惟學士瑤圃呈祥尼丘

降瑞名題仙署足躡瀛洲東哲臺前閑披碧簡秦王府

裏時閱瑤籤徐觀動息之蹤已積鈞銘之望某所以携

持陋唱塵玷朱門駭愕未遑軒車忽至俯留榮誨下獎  
微才拜啟琅函跪吟華藻笙簧滿耳雕煥盈眸某嘗徧  
閱縑緗亦聞先達時接後來遠則沈隱侯之獎何伯言  
纔聞發論近則韓文公之知李長吉始議及門未有曲  
示恩私顯留翰墨才微徃彥遇倍昔時仰戴恩榮已增  
銘篆謹當卷之璧軸飾以錦牋置在書囊永為家寶

代新及第人謝鹽鐵使啟

某學慙辯豹業媿藏螢且乏智囊况無經笥雖冰盤凍

筋素所牽懷而長笛短簫亦嘗闕慮豈謂攻堅少益雕  
朽難能劉子駿之醬甑屢蒙相誚陸士衡之酒甕每沐  
見嘲內揣龍鍾深甘棄置去年因收敗卒決戰文場奮  
藻儒林爭衡筆陣方憂殿騎忽擢丙科姓名遽接於英  
髦骨肉初違於凍餒懷仁空極欲報無由徒銘効死之  
心未得殺身之地近見某官說竊知侍郎以沉淪軫念  
汲引開懷欲廣薦衡遂先始隗訖使變商為角化憐成  
舒備雅奏於文絃偃和光於暖谷遐沾厚惠咸出深仁

今也周渭告祥殷巖叶夢前等待運鏤鼎思調明主繫  
心蒼生企踵某幸將微眇預託鈞衡願居擁篲之先獲  
廁掃門之末庶因仄粉少措毫芒下情無任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太子

諸王附

答隋太子廣書一首

請太子尊賢重道書一首

上太子承乾書一首

重諫太子承乾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營造曲室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引突厥入宮書一首

上節愍太子書四首

為李中丞作與號王書一首

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一首

宰相上

為陳高祖與周宰相書一首

上劉右相書一首



太子

諸王附

答隋太子廣書一首

史祥

行人疾止奉所賜貺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  
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幕韋韜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  
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  
職宿衛懼駑蹇無奔走之實朽薄非折衝之才當斷一作  
豈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援桴一作  
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神一作謀夫如

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縱之規得免遲留之責

循省

一作涯

揣分實為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

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可測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栢

之高葛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

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

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

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波之出遊疇

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

闕

載離

一作惟

寒暑身在邊

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夜

一作夕

起朗月孤照想鳴笳之

啟路思託駕

一作乘

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仰浮

雲伏增潛結

一作皆隋書本傳

請太子尊賢重道書

見六百二十卷表門

劉洎

上太子承乾書

貞觀十三年

張玄素

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哺

一作殮

引納白屋而

况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

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

外者皆因行以遠聞豈

一無此字

假言以先被伏惟殿下睿

質固已崇高

四字一作已隆

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

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練達政要望令數得侍

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輝睿德而雕蟲小技之流祇

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伎

一作戲

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

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

斯矣

重諫太子承乾書

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

其言

一作言之

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後

一作如

周武帝

平定齊梁

一作山東

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贊舉措無度

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

其漸改及其踐阼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即隋

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力資雖無大功於

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為萬姓所賴勇為太子不能近遵

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肆情今之宮中山池遺址一作跡

即太子

一無此二字

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

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

退合度親君子踈小人捨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間之

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弘令聞不著讒言一

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至

一作殊

重如其積德

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國家

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唯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豎一作安之禮語恭順則違

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

有因緣誅戮之罪忠

一作宮

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

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

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

闌闈朝入暮出穢聲已彰

一作達

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

書自邇以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

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儲徽一作猷今

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

拒諫必招禍敗一作損方崇蔽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雖

挹睿哲之姿一作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

言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則天下幸甚謹言一作

皆舊唐書

此篇按舊唐書係重諫承乾書英華題作諫東



宮啟誤編在六百五十一卷今移此

諫太子承乾營造曲室書 于志寧

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曰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禹舊唐書以

之作誠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

以重唐書并前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

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

所居東宮隨日營建覩之者尚驚前篇作議其侈見之

者猶嘆其華何容此中更

前篇作復

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

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礪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

曾無監管

前篇作開驗  
唐書作伏監

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

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

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

前篇作守者又

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

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

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

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太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  
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慙懃明誠懇切  
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可

唐書前篇  
並作得

無懼臣

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  
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

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

以唐書前篇  
並作之

疾

疾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

唐書  
作望

停工匠之作罷

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革則三善允備萬國

作貞矣

此篇五百五十一卷重出已削去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

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  
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  
本咸在於茲况闈宦之徒體非全氣便蕃階闈左右宮  
闈托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為禍福昔易牙被任變  
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為詐宋國受其殃趙

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命

一作事

京賈則連首

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  
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迤其意者則災及襁褓  
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顛位至侍中陳德信爵  
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  
鼻息罪積山岳靡掛於刑書功消塵露

一作功無消塵

已勒於

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  
鯁之士語不見聽謗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

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  
滏之兵脩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覲者

哉

一作馬

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

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  
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  
上心或輕忽高班或凌轢貴任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  
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識有識之士然非一無此字典內職掌  
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閣

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為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  
小人上副聖心下允眾望謹啓

一作皆舊  
唐書本傳

此篇按唐書係諫承乾第三書英華誤編在六百  
五十一卷今移此

諫太子承乾引突厥達哥支入宮書

前人

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  
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周公

舊唐書 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

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授前篇唐書 審諭之任

踈漢書 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

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前篇 君善則率土霑其

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

自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畝或家有尊親闕

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

其播植事乘存育唐書 人有怨嗟願崇儒敬業訪道稽



疑則品物增輝懷生欣忭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  
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異講席談筵務盡忠  
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  
盡誠慤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闡理以  
端靜為務恭膺守器必以學業為先經所以立行脩身  
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前篇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  
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為  
先斯乃急務至于前篇唐書作於工巧造作僚吏直司實為末

事無足勞慮臣以庸賤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

前篇

作無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畧細事一

蒙採納萬殞無辭乞降儲明俯矜

前篇作察

狂瞽

右四篇六百五十一卷重出前已削去

為李中丞作與毓王書  
蕭穎士

某還奉問垂示報魯郡克捷官軍乘勝進取東平捧對  
三復實深兼慰逋醜稽誅遂淹氣序艾夷濟濮陵虐洙  
泗雖淤魂送死所當剪滅而命師授律必俟英威四即

挺雄烈之姿荷專征之任允文允武終古罕儔惟親惟  
賢方今莫二故能將士憤發忠勇爭先遺孽殄殪隻輪  
不反俾彼危城蔚為強鎮必將長驅許下席卷浚郊解  
滑臺之圍刷襄邑之耻在是行矣此皆明大夫善任才  
而抑將軍之能用命也豈徒咫尺汶陽而久勞其師旅  
哉遲企大捷預寬憂負天氣漸寒伏惟尊體動止康愈

集作勝

即日蒙免未由拜覲增以勤係所調兵糧事資軍

國唯力是視曷敢差池謹遣江陽令杜萬往諮稟

為貞陽侯

蕭淵明

答王太尉

僧辨書

徐陵

陵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暉等至枉此月二十六

日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顯等

一有彌字

具忠款之至公

養孤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

稷用忍飢膺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遭家不造敬累吳

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微借輕

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

多缺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凱衆人殊

尚有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  
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一作不受為寇非有晉邦不送為  
譏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既謝李陵三千羸兵亦等無忌  
公之明義理不為嫌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臨江摠轡企  
望音郵唯遲來書此不多具蕭某白

宰相上

為陳高祖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有帝王革吳唯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

佑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  
沸騰西晉之亡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  
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  
浪汨靡不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乂自還麾南極一作拯

伐逆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一作祀十剪強

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  
未為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  
瑞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

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

讓

一作周  
惶固讓

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偪眷言潁水徒

抱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  
乙亥昇禮大壇言念迂回但有慚愧昔賓門之始境外  
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歷永興  
周室方同斷金我運惟新宜修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  
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某白

上劉右相書

王勃

蓋聞聖人以四海為家英宰與千齡合運用能不行而

至春霆仗天地之威以息相推

莊子作吹

時雨霽山川之兆

故有玄蛟晚集憑鶴鼎而先鳴蒼兕晨驚運龍輻而首

出並能鳳

一作風

騰霧躍指揮成烈士之攻竣屈虬奔談

笑坐群卿之右未如越蒼海棄行間排紫微謁天子於

是遭不諱之主擁非常之位龍章鳳釵照其前鏘金鳴

玉疊其後三靈叶贊超然奉天下之圖四海承平高步

取寰中之託君侯之富貴足矣聖朝之付遇深矣故知



陽侯息浪長鯨卧橫海之鱗風伯停機大鵬鍛垂天之  
翼及其投形巨壑觸丹浦而雷奔假勢靈飈指青霄而  
電擊神氣洋洋謂鱗翮使之然也殊不知兩儀超忽動  
止繫於無垠萬化糾紛舒卷存乎非我是以陳平昔之  
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曩之達人也親為餓隸當其  
背強敵轉康衢雄慮耿於風雲危途迫於朝夕豈自期  
榮稱相府西藩專虎據之圖寵冠齋壇東向舉熊一作龍  
飛之策顧盼可以蕩川岳咄嗟可以降雷雨遂令用與

不用是非於楚漢之間知與不知得失於虞秦之際故  
死生有數審窮達者繫於天材運相符決行藏者定於  
已君侯足下可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

曾無繫鐘鼎石之榮非有南隘北閣一作之援山野悖

其心迹煙霧養其神爽未嘗降身摧氣逡巡於列相之

門竊譽于時匍匐於群公之室所以慷慨於君侯者有

氣存乎心耳實以四海兄弟齊遠契於蕭韓千載風雲

託神知於管鮑不然則荷裳桂檝拂衣於東海之東茵

閣松楹高枕於北山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名利之門  
哉至尊以搖河徙岳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聖人有作  
群材畢舉星辰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稱臣奔走蒼  
龍之闕方欲停旒金室引成康於己任闕廣瑤林復堯  
舜於茲日可謂明明穆穆盡天子之容貌矣抑嘗聞之  
丹山九仞煙峰非數簣之功紫極千門雲臺俟萬楹之  
力故天下至曠神器不可獨專天道無私玄勲有待而  
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况掌

萬國之權受一人之寵動見臧否言知利害君侯足下  
何時易耶雖有大命不資童子之言而恭此小心敢進  
狂夫之說伏見遼陽未靜大軍頻進有識寒心群黎破  
膽昔明王之制國也自近而及遠先仁而後罰徵實則  
效存徇名則功淺是以農䟽千里僅踰重石之鄉禹截  
九州不叙流沙之境豈才不及而智有遺哉將以辨離  
方而存正功也雖至人無外甲兵曜天子之威王事有  
征金鼓發將軍之氣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失全昌巨

海橫流天地所以限殊俗闢土數千里無益神封勤兵  
十八萬空疲帝卒驚烽走傳駭秦洛之眊飛芻輓粟竭  
淮海之費於是乘奸放命者出繩纏以生威因公挾私  
者入閭閻而競法雖一物失所秦階延盱食之憂而百  
戰方雄中國鮮終年之樂圖得而不圖失知利而不知  
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稅屈於東西威信蹇於  
表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為辱天下之責四面至矣誠  
可遠凝高策上薦忠言決人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始

遂令回麾轉檄背青丘而驚列障分亭巡蒼波而守昔  
者齊侯以力方城為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  
之險况乎仗德綏亂以直乘邪明逆順之端聳華夷之  
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天鐵山四面金城千里亦不  
能為敵人計矣此君侯之未諭一也蓋聞星迴日運御  
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寥廓者歸乎靜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語曰動之斯和綏之斯來一作安是知源  
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大道起而仁義息神化周而市

獄定雖復體元立教昔災耀知遠之書順時宰物宥罪  
發精微之典而况澆風易漸淳化難歸孔明耿介於當  
朝子與殷勤於易箒盖有由也伏見邊凶尚梗殊恩屢  
發亡命山澤者日月相趨朝脫桎梏夕還囹圄奸徒抱  
袂因時立僥倖之謀頑夫頓足中路紆吁嗟之慘皆由  
寬勝於猛人迷所習勸沮不彰庶耻相冒亦有公鄉失  
職耻受珪符之任郎官有疊俯捨銅墨之榮又焉可以  
弘張風流抑揚衆務者也且夫朽索充羈不收奔馬之

逸輕緝振網或隨吞舟之勢况非常之化方洽於齊人

無妄之思乃及於群小將恐匡衡管仲復靈沼

一作詔皆可疑

於下泉矣古之善為國者不然信賞而必罰道德而齊

禮澤配雲雨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絕私戮交書聳幣

仗慈厚之師投金散璧樹仁明之長故雖開衢室蓋明

堂亦將四三皇而六五帝矣此君侯之未諭二也蓋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是知發揮地利農桑啓其業振蕩天功



泉貝流其用伏覩前制屢擾事非畫一廛市蕭然人情

恠動夫補

又一本  
作稱

簡並用未盡交易之宜輕重齊行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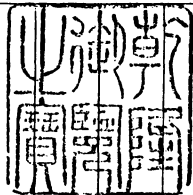
啓兼并之路於是連闌掩闌者閉肆而乘其屈布衣韋  
帶者闔門而受其困五方競興務淺術以相雄百郡爭  
勝驅末技而成弊田夫織婦衣食鮮終朝之給巨馭洪  
商輿馬挾封君之勢蓋有由來矣故曰國儲闕於九載  
則公上無所給家廩乏於三年則妻子非其有夫陰陽  
覆逆天地之常數百六運窮堯湯所不免一旦洪泉決

地大旱焦山風雨於一歲之間霜雹於數州之境繁運  
廣役首尾於中外沓稅增徭日夕於都鄙燹陰陽者將  
何以處之一夫竊議公之盛德虧矣愚謂嚴程峻法絕  
輕陋之貨則奸鎔之源塞矣公風正典重耕耘之務則  
邪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教旨大變流俗法立有犯而  
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違公竊鑄者具五刑之戮因時  
力田者懸一命之賞不然則賈生晁錯復流涕而言矣  
此君侯之未諭三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其峻江海

不讓纖流所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闢上台忘吐握之  
勞月殿宵興中宇軫山林之慕知夫御天下者必待人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伏見  
皇明遠燭帝采遐宣張樂岱郊騰勲社首徵廉察孝瑤  
壇虛不次之階署行議年璿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  
幸甚矣於是友月朋霞之客背青華而至馮唐顏駟之  
才排紫閣而集夫豈知終始異數涇渭同流蘿薜失圖  
簪纓解體惜哉羣英霧散名侯招蔽善之嫌天下雷同

太子鮮長鳴之地而欲搆絕足致真龍難矣此君侯之  
未諭四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豈非順物不若  
招類報國不如進賢陽事昇而雨露歸陰駕凝而風霜  
厲莫不觀時有記撫氣相求窮則獨善其私達則兼善  
一作濟天下而利己疵物者以自任為身謀知進忘退者  
謂專榮而得一作不計豈知夫尺波易謝寸晷難留陵谷  
好遷乾坤忌滿君侯足下出納王命升降天衢激揚鳳  
宸之前趨步麟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俊乎夫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妙書不能文也伏願闕東閣  
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  
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變出  
蓬戶而拜青墀附景搏風捨臺衣而見諸闕幸甚斯不  
為難矣庶幾乎麋卵不棄終感玄枵之精駿骨時収或  
致飛黃之錫書生王勃死罪死罪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

六十八至  
七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璵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宰相中

與崔中書圓書一首 上鄭相公書一首

代竇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一首

與蕭相公書一首 與常相公書一首

與元相公書一首 賀外舅崔相公書一首

與崔中書圓書

蕭頴士



違奉累月

一作載

伏增馳結首冬漸寒伏惟相公尊體動

止康裕敬想表妹珍儀外甥休慰時事孔棘出於慮外

京邑傾淪主上遷播率土臣子銜涕痛心相公應期降

德康濟危難保翊聖躬又安社稷勲踰曩昔道貫前修

海隅蒼生孰不幸甚況在舊

一作親

故榮庇特深某自中

州隔越

一作北携

流播漢陰遂至江左淮南節度使召掌書

記兼補此官羈窘之辰幸忝俸祿然任翰墨罕忝籌議

徒懷所見莫獲申述竊惟二京未復袂氛方熾靈武太

原雖稱官軍甚盛而兩河南北無月不遭寇禍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鄆城相繼失守靈昌潁川皆累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汝南近又奔潰虢王之鎮河南亦有政刑而百城饑乏兵力未振河北自六月不聞克捷井陘路亦云未通河東絳郡復傳先陷淮南山北境內賊壘戶寡人貧徵促幣竭衆心危懼莫有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南兩道耳楚越之地衆山積阻江湖浩漫樂興永嘉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境瀕巨海自古平日常備不虞

中原或擾無不盜賊為患固宜察其要害增以兵力擢文武良才以鎮捍之先奉七月十五日勅盛王當牧淮海累遣迎候尚承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胄茂德平時良守清靜臨人貪暴歛跡雖古龔黃邵杜之化無以先之然與今時經畧頗不甚稱所蒞謹守科條愛惜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徵兵二萬已謂之勞人將卒不用統攝軍士未嘗訓練淮左江東三十餘郡無一良二千石豈惟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間敗衄畧難勝

述比者吳郡晉陵江東海陵諸界已有草竊屯聚保於  
洲島剽掠村浦為害日深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即就鎮  
求選博通宏畧之士以輔佐之特許不計階次超拔才  
雄以居將守倘一朝勅寇南侵陵蹈淮涇衝要缺繕完  
之備甲兵無抗擊之利江海餘孽因而嘯聚則長江之  
南亦從此而大潰矣復何觀豐虜庭指日清蕩哉某雖  
不敏嘗覽舊史見古今成敗之策江山一作山川險易之勢  
多矣忝職幕賓一作中言不見錄長宵嘆息不覺飲淚方

思虞詡之任朝歌見疑守將古今一也幸他日風塵早  
辱惠愛今雖卑賤禮數懸絕仰惟無大故則不棄之義  
或當未踴踈擲耳銜憤萬里遠陳短見亦惟相公留聽  
無忽尚書房公門下崔公往不自意並承盛德一顧之  
末然若非相公為小人貧賤之交不敢輒申狂簡輕冒  
抵觸書不云乎三后叶心同底于道亦何必人人別疏  
哉在相公言之耳親弟某乙久在廵內或垂記識自多  
故以來信問阻絕酸心痛骨未期一見時惟以小人承

舊愛之故惠提獎之私非所敢望如或以公乘使江淮  
獲一親集死生骨肉不勝幸甚未由拜賀無任下情謹  
因賀赦使附狀不宣蕭某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  
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

上聖明

文粹  
作哲

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

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詹愚蒙

欲陳所知

集作見

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不敢復言

文粹作亦何敢言

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修萬事精內

叩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

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詹將

十有十百有百十有十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詹常讀

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

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詹雖不敏傷竊如之况稟羔

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

潔身畏人直文粹拙自守始亦以孝弟忠信約禮從義

人生合爾博文遊藝行義修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為

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

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舉集作於吏部始授四門助

教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

遠途展其素蓄垂名於後代播美於當時非徒利斗粟

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以

文粹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三字



作有所分別

詹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

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

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

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

壽百歲七十者稀詹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

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

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已方人所以知百行修萬

事精內叩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

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  
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  
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  
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洽乎州閭鄉曲之  
譽詹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  
之南孝弟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洽闕  
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  
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集作之庸著乎伎集作藝

使才之致詹冗官也政令裁制

集作製

一月兩衙之謂伎

集作技

藝使才二莫陪行音航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

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  
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  
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  
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  
萬穗稀一詹豈遂當其一乎是

集作且

天地也命之翅必

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

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短

長不相稱行則

文粹作必

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

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視之則不足

集作

之怪其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不錫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若聳以能事

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

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

之旨者視之則不足

集作之

怪其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

邦國何

集如此英華作其謂天地何邦國也恐非

詹代居閩越自閩至於吳

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於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

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舊猶孤根

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耕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

擢乃條枝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

陽春乎相公為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  
詹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  
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  
其人自漢而降集作還無代無有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  
公能以詹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  
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今則  
猶古筭度途遠蒼黃造次詹惶恐再拜

代竇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 呂 温

某經術無取丘園自屏所期全拙豈敢近名二十五丈  
汎愛博容不遺孤陋申以通家之好遇以國士之禮分

漸入堂

集作室

契辱忘年猥蒙

集作賜

吹嘘謬假鱗翼遂得

價重江左

集作右

名聞天朝起家拾遺再命柱史時丁變

故命偶屯艱孤鱗方困於蹄涔窮鳥思

集作再

歸於仁德

果蒙奏領列郡擢倅三軍不汝瑕疵見容於歲月同我  
休戚每形於話言身計皆奉良規家事悉資全力然後  
表達宸聽推致周行南宮劇曹踐不終歲憲府雄秩拔

於常倫內顧庸虛敢云自致魏賢子夏宣尼之道彌彰

集作

漢用淮陰相國之言始重徒以才負知己名懸古

人致遠之效莫彰貽羞之責斯及敢不砥礪微分激昂

前途以明主

集作君

今日之恩資大賢積時之譽庶乎有

立少答所知豈敢以尺素為榮而負平生之論伏惟有

以鑒察郡榻諸生戎旃故吏推獎恩重生成感深瞻望

門闌未獲拜謝銘戴兢惕莫知所裁拳拳下情紙筆難

具某再拜



與蕭相公書

于邵

相公閣下某以抱疊遐荒殘魂未絕偷度時刻倏忽四年伏以宗社未安兇逆猶在才無取入死雖莫由天地之中甘為棄物豈意當此之日逢相公安撫之時狂夫之言猶有一得芻蕘見納庸可庶乎伏惟相公秉鈞馭難道冠伊呂方期除天地之害更造生靈之本故詔書曰則如親臨又曰其代予言大哉倚賴斯可畏也安得因循故轍返顧於身乎奉相公之憂深入骨髓矣聖上

續序鴻業於今六年將求昇平初若不及以無賢相左  
右虧我聖道近二三年有執事者蔽主之耳目結囊容  
身內懷姦忌外擅威柄衣冠為之側足道路不敢偶語  
衆叛人離遂有今日相公所自見知既不能誅弘羊以  
謝天下則今之所急者皆在相公毅中耳况居儲后之  
媼重受台廷之寄國敝身敝國安身安既須以形迹遠  
嫌又須以直道見節為相公之福深以為難是即疏家  
知止馬氏不侯至今高人借以為誡斯為上矣如或急

於救世雖不獲已道德刑政仁義干戈任權重輕惟精  
惟一斯為次矣此外滔滔者皆是非愚所知今大盜未  
誅群寇更起其可處置者惟兩江半淮三蜀五嶺而已  
其中最切者請舉尤以明之每道皆有客軍本在同心  
平難側聞將校謀勝監軍爭長節度歛手金多者雖敗  
即安無金者讒入則退戰勝攻取未之前聞為今之計  
莫若監軍一切且停客軍權屬節使申明本管無得相  
干然後慎選良將文武兼備委之鎮撫希在萬一餘則

歷在相公目前不敢煩於簡翰負累憂危年垂七十沉  
痾積疹四十餘年自到炎方幸未及死豈合以國家大  
務言達相府乎實以故韋吏部有忘言

疑作  
年

之分嘗約

以相公今日之望每恨生死契闊不盡曩時之期拳拳  
之心皎如白日良友雖歿情豈忘乎伏蒙每賜書問亦  
承念及微命恃此不恐輒冒威嚴其是與非不在小子  
又自悲者平生志業身退毀隨紛紛世情鮮不乘便浮

石沉木自古而然煢煢萬里誰能

一作  
為

識察敢託相公

門闌之舊輒書當時得罪之由再煩視聽具如別狀因  
宋侍御上垂詳覽又嘗內省自卜者審既已衰暮又昧  
時用前年病熱遠視不審去夏罹瘴近聽不聞疲憊之  
餘難於尸素伏乞曲賜恩波放歸田里傳家就木不天  
天年九原之下期以贖責甚大惠也如以歸田聞奏無  
端即乞以檢校閒官為請許令隨便養病免死殊俗又  
大惠也伏念斗筲之器須當承乏之用任過其量自合  
速辜然於其中有可恕者且獲戾之始實謗為一作深  
為謗深

不蒙鞠問至今為累若不然者豈三人同罪而一身受  
罰將鎮列曹會府表高遷牧名藩由此而言痕累未盡  
每一念至驚危貫心豈無知人誰為言者今之所祈恕  
者屬鴻恩宥過掩瑕滌穢亡官失爵猶蒙收叙况身佐  
州端秩猶五品乞從反褐以贖前愆免入量移再惟降  
黜餘生願畢瞑目如歸甚幸又事有失於知退而終可  
言者竊以聖上建元立極之初每事驅策雖無塵露之  
效頗傳潤色之美有冊皇太后尊號聖神文武尊號皇

儲宜建之制皆泥金檢玉著之國史其餘則北蕃西戎  
詔策文誥無大無小何密何疎侯王將相出入中外數  
年之間事無虛日皆承特旨俾以發揮聲猷一作所決

必由是也豈唯叨竊之幸實為不朽之幸矣昔隋文帝  
謂楊素牛弘曰薛道衡老矣宜使朱門列戟薛公謝恩  
且辭無功隋文詔曰自吾有寶位國家大事皆爾宣行  
豈非大功也薛公乃受賜愚雖才不逮薛而焯叙盛明  
過於薛遠矣願以簪履之念得遂丘園之請追前獎拔

後一作雖死猶生伏願相公深納焉沉迷鄙敗不知忌諱  
馳魂惕慮退不自安死罪死罪

與常相公書

相公閣下自蒼生允望帝載緝熙大小仲父四方風動  
既絕橫議且無多聞幸甚幸甚邵復何幸又當此時之  
則然命乃未偶通塞之分併在去年則相公首薦之恩  
鄙夫膺受之美徒拭人目孰知其心是以區區子牟不  
敢忘闕而又自惜昔嘗陪相公鄉里之舉時應神州甲



乙之選其餘馳逸足揮勁翮修容哦哦來以干進者蓋  
千百數在公堂預鹿鳴之宴猶不可得况會府鷲遷之  
地者乎相公當時傑然於一作襄然居天下第一愚實不佞

忝從斯列六子登科又廁其數凡我連茹世論以榮皆  
因依相公用白粉黛是乃降神惟嶽有開必先右掖司  
言中均典翰出入承盼從容十年啓沃之由自此而始  
則知輔弼之道在天非人嗚呼同時之人零落向盡彭楊  
李賀冥冥何之今相公宰平天下而鄙夫拘東邊外獨不

得一親顏色更露腹心則漢庭於相公何厚哉是以內  
省可知命焉是以垂頭塌翼不敢思奮况家事未畢立  
雖無地男可從官女可許并耳順之年馳復思滿名位  
日退沉痾歲深君臣之道天人之際心雖如丹誰表赤  
實此皆鄙夫與相公今日之事也豈無他人在我同志  
而已况相公無失其親無失其故二江之上獨立無親  
一麾以還未之有故舉目生憤傷如之何未知相公何  
以留念悲趙武之視蔭感伍員之逆施拳拳之心欲罷

不忍伏願體道垂統加飡保和乘風雲之感會行宰相  
之能事無寶斯位無愛斯權無念同升於朝無念若撻  
於市咸有一德不其盛歟方將伊臯比崇管樂論霸寧  
展禽三黜無怨在胡廣七登何補鄙老也有知美善不  
識忌諱遠塵視聽忠告尺書然非盡言之具庶咨道一作

導意之本所不爾者謂之何哉前漢州司田樊登兄弟  
舊遊三十載矣相公席硯昔與之同言念無一作塵今

也祇召甚大惠也因是我利攸往六字一作得無謝焉  
因是利往

邵頓首

與元相公書

某月日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邵頓首相公閣  
下昨外甥右威衛錄事叅軍宇文寶至奉傳慰誨不忘  
疵賤仍及家私造化之地禮物云隔一言一盼盡為曲  
貸既出望外不知所酌懷仁荷德載兢載懼伏惟相公  
膺斯一作期夾輔閉心保乂尹正天下易哉為君虞友五  
臣黃師六相匡救之分心豈異乎自經艱難常處僻陋

外乏長策內罹百殃悲生於累心亦盡矣頃者羈齒隴  
上迫諸寇戎分為係虜永絕殊俗豈意朝廷勤為官之  
選相公垂推己之美席硯存愛風塵念舊不以蒙鄙才  
無可觀曾微浹年再忝持憲振拔泥滯復為人知恩深  
提携物無所棄進慙其往之誠退累則哲之明彷徨失  
圖罔知攸效又自悲者天倫之變禍橫相次家途淪胥  
素業無託他鄉異縣至於流離力未集事死一作死事又無  
補泣血仰天復何可言所以乘流則逝尸祿苟活國步

未泰斯何底寧願言掃門不可遂得伏惟相公濟代推  
功渴日行道方將草創天下經綸時變大啓區宇再垂  
衣裳顧神滌慮正在今日無以外物虧損遂為咎也御  
衡持政前計不迷思廟堂之當安全蒼生之始望小人  
之幸日月以冀然後但見鴻鵠拂摩青冥不知其極也  
謹附監察御史蘇端啓事以干罪貽煩黷伏增惶汗

賀外甥崔相國書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掩為事業然則阜

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  
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  
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  
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  
乎其人而已自古賢哲之徒或志尚不展鬱湮當世長  
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嘗所感慨申於盛明使三辰  
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彀中且於西漢公輔言  
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

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

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亦

號為賢相抑其

文粹  
作又

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

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

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

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

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

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之



遣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洗天下之耳目復萬物之全性在大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八